

穿过时光的缝隙

●黄黄昊

生命的律动

院子里的两棵香椿树居然爆芽了，这两天疯了一样长。之前弟栽下它们的时候，我还一劲儿说风凉话，结果它们就用实力打了我的脸。树杆不高，但该出芽的地方一点也不省着，密密麻麻长满了。为了节俭气，我把两树芽全撸了，香椿炒蛋，香香软软全是春天味道。

新芽长得很快，才撸完一茬，另一茬又长起。蓬嫩的绿芽如同光阴的疗愈者，细心编织年轮。

我在晨露未晞时收割香椿，指尖感受着它们的战栗，那是生命在时光缝隙中的脉动。饱满的爆裂声是惊醒灵魂的慨叹，那些野蛮又肆意的成长呀，会填满所有光阴的裂纹和生活的颓唐。

春兰也开了，尽管只有一惠，但满足了我对兰的所有期望。养兰的妙处在于，无花时赏叶，有花时赏花，花盛时品香，花谢时品人生。我并不是擅养花的，特别是兰，养好养坏的全凭运气。所幸，散养亦有散养的好处，花们失了娇惯，竟成就了天然性子，应时而来应时而去，不矫情亦不畏惧。把花圈揉碎成细密的鳞片，藏在墨绿的剑叶之下。在我们俯身细嗅时，时光已在花瓣上凝结成香，那些被我们称为“错过”的岁月，其实都蛰伏在时间的褶皱里，等待在某个清晨被阳光照亮。

镜像里的时空

我喜欢光顾倩、素和空的朋友



听党话跟党走 林阔 摄

清明祭(外二首)

●彭霖

静静地伫立 远远望去
我感觉他们站成了祠堂里祖先的牌位
漆黑 无法辨认
像那几块墓碑上
短小而又模糊不清的碑文

似乎祖先在等他们说话
等他们告诉些什么
他们似乎也在等祖先说话
等祖先告诫些什么

油菜花的花瓣 现在
开始慢慢脱落
但仍保持嫩黄的颜色
似乎这样就是玉碎

但他们不是玉
他们这些祖先的碎片
很快就会被什么风吹走

等回来时 我感到
他们剩下的部分
掉了许多颜色
比如皮肤 比如头发
即是微微的风
我也仍能看出 他们
摇摆的样子 如嘴里的牙齿
有些松动

在台源窑与武帝之间

在台源窑与李白之间
是那汉使唐蒙红红的脸膛
红红的脸膛旁是武帝的喜悦武帝的大道
大道通南北 通天地 醒古今

九月的天气
我看见那些拐枣已然摇摇晃晃
盛开的蓬勃
大汉的大道几乎要发出叫声

汨汨流动的赤水河是在酿造
还是在品尝
酿造与品尝都是在打开一方水土的秘密
包括鞍马劳顿
包括风水声起与风平浪静

我想起了涅槃
鸡瓜子与凤凰有什么不同
那个从大道上回到村庄的人

那年我从安庆回乡下老家去，下小轮后没赶上班车，只好沿着河流往家走。在一道小闸边我不禁停住了脚步：空荡荡的河堤边，一棵柳树孤零零地立在乱草丛中，空气中充满了深秋野蓼的辣人气味。记忆使我几乎立即断定，它，曾是我住过的小窝棚的门框！感谢那时我们吃“大锅饭”，转移捕鱼点时，埋得太深的杉木桩往往在拔不起之后就那么大方地放弃了，更不用说这不值钱的柳条门框了。但这“门框”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它不会埋得太深的。那么，是因为它生出新根引起我们的恻隐之心而放弃的么？我已记不清了。我抚摸着它身上的那道凸起的圆形疤痕站立了一会。 我知道，那疤痕里面包藏着的，是用几股铁丝扭成的门环。

这是一扇活着的门，但我已不可能再把它打开了。

青草、水草、柳树和我之间能反复打开的门，在心里。

当然，草，无论是陆地上的青草，还是水里的水草，乃至柳树，都曾经割伤或戳伤过我。这是一种交流。1988年我就在一首诗中写过：

我为此而感激。我站在大地上
无法远离
这些我必须忍受的事物
……

我平静地让草割伤我的脚
来看这些
黑暗中我的亲戚

是的，草是我们黑暗中的亲戚。在每一丛小草前，我都会停下脚步，就像停在一切事情的开端，而青草的气息就是无处不在的，带给我足够的激情与时间，越过无风，带着我足够的空虚和苍茫，有新的草新的生命在悄悄生长。

视都会着重播出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因为这是给这个人口大国所有人吃下最重要的一颗定心丸。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在传承着古老的民风民俗。虽然这些民风民俗并不是什么高大上，但从这些民风民俗中演绎出来的文明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文化，才能与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相抗衡的文明文化。百十年前，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文化自觉，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乡村文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乡村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一些传统习俗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甚至被遗忘。这让我深感忧虑。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让这颗璀璨的明珠在我们手中黯淡。

乡村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加强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课程，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和热爱乡村文化。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从自身做起，多回家乡走走，参与乡村文化活动，为乡村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承载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守护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让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泡，待其吸饱水分后，研磨成细腻豆浆。随后，在小柴火的温暖烘烤下，于铁锅中将豆浆缓缓摊成薄如蝉翼的圆饼，模样恰似印度卷饼。刚做好的豆丝，既可趁着新鲜直接食用，蘸上农家自制的土辣椒酱，那浓郁的豆香与辣椒的火辣在舌尖碰撞，别有一番风味；也可将其晒干以便长期储存。每当有一家率先完成豆丝的制作，总会热情地与邻里分享，还会打电话邀请在外亲朋好友回乡相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味的豆丝，分享着生活的点滴，欢声笑语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季节的横山村，仿佛在庆祝一场盛大的节日，人们在美食与亲情的交融中，尽情放松心情，享受着丰收后的喜悦与宁静。

改革开放后，横山村的村民们积极投身时代浪潮，奔赴上海、广东、福建晋江、河南郑州以及浙江苏南等地创业务工。其中不乏创业成功之士，他们虽身处异乡，却始终心系家乡。成功的游子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回馈乡梓，为横山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有的慷慨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让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在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更好的教育，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的出资修建农村公路，那一条条平坦宽阔的道路，如同连接家乡与外界的希望纽带，方便了村民的出行，也促进了村庄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还有的投身于水利设施建设与乡村清洁美化工程，修建水库，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整治垃圾与污水，绿化乡村环境。他们的努力让横山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更加整洁、美丽、宜居。

在家的村民们在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的带领下，坚守本土，传承着乡村的文化与习俗，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家园；而在外的横山游子们则凭借着开阔的视野和灵通的信息，为家乡引入新的理念与资源。内外横山人的共同努力，如同那漫山遍野的红叶，相互映衬，相互交织，共同营造出一个更加兴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横山村。在岁月的长河中，横山村将继续秉持着这份团结与奋斗，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砥砺前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正如这横山红叶绚烂多彩，永不落幕。

当然的现象。与青草一样的还有水草和杨树。水草也是割了很快就能再生长出来，而鱼也很亲近水草——水草茂密之处，鱼就特别多，不过，这些鱼都不是肉食性的。由此推论，亲近青草的人，应该也都不是“肉食性”的。

至于杨树，人们对它几乎是蔑视，因为它不能打家具，不能做梁柱或者檩条，唯一的用处是做柴火。我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我在《结局或开始：门》中，我写到过它——

我至今还闻到我曾打开关上过无数次的那些门的青青气息。

那些门的门框是用青青的柳树做的。往往是就地砍来，一端埋进土中，树皮也不曾割，就那么一边一棵，然后用柳条编成稀疏的门板，铁丝扭成门环，于是，一扇门就出现在原野之上了——不用说，那是我们捕鱼者小窝棚的门。在我那十年渔民生涯中，已记不清做过多少这样的门了。开关了十几天之后，门框和门板都长出浅浅的枝叶来，纤弱的鹅黄里透着一些沉重的绿的色块。春天是这样，秋天竟也是这样——那被砍下的树干里，该蕴藏着多么强烈的生的渴望啊！然而，那些门的寿命都不长：渔民的生活，是最具流动性的了，但也有意外。

青草的气息

的野草，甚至我还看到几只飞翔的蜻蜓，几只有时落下又飞起的蝴蝶，忽然有一种要哭的感觉，好不容易才压制住了泪水。

我不大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也不记得我那次疟疾是怎么好的，但我强烈地记住了那些青草和青草强烈的气息。我觉得我和青草因为那次生命气息的融合，建立了一种说不清但青草和我都知道的秘密关联。

是的，年幼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而因为这个秘密，我对青草一直有一种极其亲密的感觉。乃至于生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感觉的重点不在因为风吹草低现出的牛羊，而是那茫无涯际在风中起伏的草——在人口密集的内地，几乎不可能看到大片的青草——我能清晰地看到我想象中的每一棵青草，也清晰地看到了它们组成的整体。

单棵的草组成整体的草都是低微的，除了装饰性的草坪，草从不被人重视。但它们生命力之强韧，甚至超过人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一种证明。我考上大学之前，是渔民，渔民逐鱼群而居，经常在水边搭个简陋的棚子住上一两个月。于是，青草从地铺的这儿那儿长出来，就是很常见而且理所

乡村文化的坚守

●徐良华

马上开始准备第二天“摆祭”的事宜。花圈、斗香、柴、米、香纸、爆竹，一样都不能少，礼金不求高，但绝不能缺。我们还请了本房族的兄弟帮忙，并挑选了几个会打锣鼓的人，负责在第二天打出好听的调子。

这种讲究礼数的事，分寸必须把握好。我们等到老先生的娘家摆祭的人到过之后才出发。接近妹妹家时，锣鼓喧天，烟花爆竹齐响。对方也敲锣打鼓，燃放烟花爆竹迎接。老先生的孝子孝孙跪地迎接，还有数个戴红孝帽的玄孙辈掺杂其中。我们刚到过后，另一班摆祭的人又至，远处路上还传来了摆祭的锣鼓声。接担、回礼、祭拜，主事者安排得井井有条，帮忙的人各司其职。

从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去世的老先生有四个娘家。老先生出生的年代，生活条件艰苦，尤其是女孩，生活环境更差，将女孩送给人家养或做童养媳是很普遍的事。主事者咨询看风水的老先生：“四个娘家哪家为大，酒桌怎么摆？”看风水的老先生回答：“生的娘家放一边，养的娘家大似天，养的娘家在哪出嫁，哪家为大。”传统的礼数总能说

横山红叶

●汪晓春

被点燃了炽热的激情，叶片的边缘率先泛起一抹艳丽夺目的红，随后这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水一般，迅速向叶片的中心蔓延开来。从山脚下仰望，那一片片枫树林恰似天边绚丽多彩的云霞飘落凡间，层层叠叠，连绵起伏，将整个山坡装点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美轮美奂的壮丽画卷。每一片枫叶都像是一位燃烧的熊熊火焰，在秋风中肆意舞动，发出沙沙的悦耳声响，似乎在诉说着古老而神秘的传奇故事。

乌桕树亦在这秋日的盛大舞台上展现出其独特的迷人魅力。它的叶子像是被大自然这位艺术大师用最精妙绝伦的手法精心绘制而成。叶片的边缘逐渐泛黄，那黄色如同阳光的碎片，丝丝缕缕地向叶片中心渗透，与原本的绿色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奇妙而和谐的色彩过渡。有的叶片红得纯粹而浓烈，宛如一颗熟透了璀璨红玛瑙，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熠熠光泽；有的则是半红半黄，恰似被阳光亲吻过的金红色绸缎，柔美而温润。乌桕树的枝头挂满了形如白色珍珠的种子，在红叶的映衬下，黑白相间，犹如繁星点缀在红色的天幕之上，别具一番空灵而雅致的韵味。

而位于武昌湖边的红杉林，更是为这秋日的绚丽画卷增添了一抹雄浑而壮阔的迷人色彩。一排排红杉树如同忠诚的卫士，整齐而坚毅地矗立在水边，它们的树干笔直而高大，直插云霄。在秋季，红杉树的叶子渐渐变得火红，宛如燃烧的烈火火炬。那大片大片的红色倒映在清澈如镜的湖水中，水天相接之处，皆被这醉人的红色所深深浸染。微风吹过，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水中的红影也随之摇曳生姿，仿佛是一场盛大而华美的水上舞会，红杉树与湖水相互映衬，共同演绎着秋日的浪漫与激情。

我第一次闻到青草强烈的生命气息是在五岁或者六岁时。其实准确的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年幼时应该非常懵懂的我，居然感受到了青草蒸发的生命气息，并且记住了这件事。

那是一些已经被割下的青草。时间大约是7月，因为天气已经热了，所以住在船上，考几张芦苇遮挡阳光的我们，更加感到闷热，父亲于是割了一些已经长得够高的青草，在船停泊的岸上搭了一个只有顶，没有墙的简陋棚子。某一天，我躺在那个棚子里，裹着三床被子，仍然瑟瑟发抖——

我在打摆子，也就是得了疟疾。但我很快忘了自己在生病，我努力看着覆盖在不高的棚顶上那些稀疏的阳光，因为我闻到强烈的青草的气息，那气息比活着的青草要强烈许多倍，源源不断地被我吸进体内，令我感到极其舒适，乃至减轻了全身发冷的难受。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青草，耐心地看着它们在烈日下渐渐变蔫，青色渐渐变淡。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些青草的气息之所以比它们活着时强烈许多倍，是因为正在死亡，烈日暴晒，被割断而形成的伤口，它们体内的生命正以这种气息的形式，快速流失。被我吸进我的身体的，正是青草的生命能量——它们用自己最后的生命，补充了病弱的我的躯体，尽管这是无意识的。

那些草死了！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死亡，并且那些草彻底死亡的过程是我一直看着的。意识到死亡是生命觉醒的标志，但我毕竟年龄太小了，我茫然地拍拍自己，茫然地看看棚顶上蔫卷的草，再看看棚子周围仍然生长，在无风的强烈阳光中一动不动，显得肃穆

春节刚过，老家的大妹妹打来电话，告之我，她九十七岁的婆婆去世了。在我们老家，丧葬仪式极为隆重，而“摆祭”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妹妹在电话里简单地说：“就电话里说一下，不专门‘把信’了。”然而，我知道，这绝非小事。

在我们老家，对先人去世的礼数有着严格的规定。亲人去世后，要请风水先生依据逝者的生辰八字及去世时的八字，结合至亲的八字测算出出殡和下葬的时辰。随后，负责丧事的主事者会安排人到丧事主家的各亲戚家通报丧事的一切事宜和时间，以便各亲戚前来悼念。这叫“把信”。一般是出殡的前一天去悼念逝者，这种集中拜祭逝者的仪式，叫做“摆祭”。“摆祭”不仅是对逝者的悼念和怀念，也是对逝者亲属的精神慰藉，更是亲戚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摆祭”是乡风民俗中一件讲究仪式感且非常隆重的事。

接到电话后，我马上问清楚“摆祭”的日期，决定提前一天赶回去。妹妹迅速告知了具体时间，这关乎娘家的面子。她不时打电话问我上车没有，生怕我因来南京不久，怕麻烦而用微信转账礼金了事。得知我上车后，她又不停问我到了哪里，说要安排车子来接，晚上和哥哥一起到她家吃晚饭，这样可以省得烧火做饭。我理解妹妹的心情，电话里告诉她：“你家正忙，我乘便车回家，晚上去你家吃晚饭。”

我和哥哥从不同的方向赶回家后，

在安徽望江县凉泉乡的广袤大地上，横山村宛如一颗被岁月尘封的璀璨明珠，散发着古朴而迷人的熠熠光辉。它安然静卧于武昌湖的南岸，与承载着无数传奇的太阳光脉北麓相依相偎，默默地诉说着悠悠往昔的动人故事。

当春日的第一缕曙光轻柔地洒向这片大地，横山村便如同一幅缓缓铺展的清新水墨画。田野恰似一块硕大无垠的绚丽画布，嫩绿的麦苗宛如细密柔软的绒毯，在微风的轻抚下轻柔起伏。金黄璀璨的油菜花与禾稻交织，映山红层层叠叠布满山坡，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细腻灵动的笔触勾勒出的梦幻田园盛景。村舍四周，树木刚刚从沉睡中悠悠苏醒，枝头上冒出了点点新绿，如同欢快跳跃的生命精灵，为座座村庄注入了无尽生机与蓬勃活力。阳光透过淡薄薄云层，暖暖地倾洒在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这温柔的抚摸下渐渐苏醒，村民们也满怀着对新岁的美好憧憬，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辛勤劳作，默默耕耘。

夏日的横山村，被一片浓郁繁茂的翠绿紧紧包裹，仿若一片清凉宜人的绿洲。高大挺拔的樟树犹如一把把巨型的绿色巨伞，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为过往的行人遮挡住炎热骄阳的侵袭。池塘里，荷叶田田，宛如翠玉雕琢而成的硕大圆盘，挨挨挤挤地铺满了整个水面。在这层层叠叠的绿叶之间，荷花宛如娇羞的仙子，粉的，白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生姿。有的含苞待放，似在积蓄力量等待那绚丽绽放的一刻；有的半开半合，恰似少女羞涩的盈盈浅笑；有的全然盛开，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整个池塘。此时的太阳光，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树木的枝叶尽情地伸展着，相互交错缠绕，像是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绿色狂欢，它们用蓬勃的生命力尽情诠释着夏日的热烈与奔放。

然而，横山村最为绚烂夺目、令人心醉神迷的时刻，当属那秋意渐浓的美好时节。当秋风宛如一位神奇的画师，悄然挥动手中那充满魔力的画笔，枫叶瞬间便成了它最得意的杰出画作。那原本青葱翠绿的枫叶，仿佛在一夜之间

我们的闪光灯也在闪烁
一闪一闪 像是后悔一次
——挂一漏万！
像低垂着头的椰子
它是天涯海角的核吗？
但我感到 它更像一枚扣子

扣不住的海风在一路奔跑
一条教化的路 安放着
一粒又一粒金黄色的
沙子与蕨萁的脚印

人声鼎沸的海滩
总是那样没有季节地灿烂
没有季节地抵达 洗刷
把盪腥味十足的海风